

长相依

■戴增胜

我与萧山有缘

与萧山的音乐缘,像一株深植土壤的老树,根系在几十年的时光里不断蔓延,缠绕着无数鲜活的人与事。每次回望,那些面孔、那些场景便如枝叶般在记忆里舒展,浓荫蔽日,让我愈发确信:这片土地与我,有着解不开的牵挂。

缘分的起点,绕不开时任萧山文化馆馆长的姚俊。上世纪80年代,他还是文化馆馆长时,杭州群艺馆的黄帝正为基层文化干部的学历发愁——那会儿多数人没受过系统教育,想提升却无门。黄帝找到我爱人张松渝,恳请她出面办个大专班,张老师一口应下。就是这个班,成了我与萧山诸多缘分的“线头”。

那年姚俊找到我,眼里带着对声乐事业的热望:“戴老师,萧山太缺专业声乐指导了,您能不能来办个提高班?”我当即应下。从此每周六或周日,我都会乘坐15路公交车,踏上前往萧山的路。课堂就设在萧山文化馆的老楼里,水泥地、木桌椅,却坐满了眼里有光的人。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萧山声乐圈的引领者和顶流力量。

姚俊是个萧山出了名的“实干家”和“多面手”。办班之余,他总琢磨着怎么把萧山的文化底子打牢。没过几年,他调去萧山宣传部门,临走前却没断了联系,还特意给我介绍了航民村的掌门人朱重庆。

朱重庆说:“日子富了,精神头也得跟上。”他在村里修了航民宾馆,还想写首村歌,“让全村人都能唱自己的歌”。这事最终落到我头上。

歌写好了,朱重庆又说:“得有支合唱团,宾馆落成时要唱。”于是我每周去一次航民村,教村民唱歌。有大妈记性不好,一句歌词得教十几遍;有小伙子五音不全,练得嗓子都哑了。但没人叫苦,晚上的村委会活动室总亮着灯,歌声能传到村口。

就这样跑了两个多月,航民宾馆落成那天,村里搭起大棚,全村人都来了。合唱队穿着统一的白衬衫,唱起村歌时,连河水仿佛都跟着晃悠。那一刻我明白,与萧山的缘分,早已从文化馆的课堂,落到了最基层的泥土里。

姚俊之后,萧山文化馆里常打交道的是颜莉亚。她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声乐专家辅导团团员、萧山区声乐专业委员会会长。早年拿下云南省声乐大赛金奖,教学生更是有一套,不少弟子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还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输送了不少人才。

颜莉亚对我格外尊重,馆里办班总说:“戴老师,您得来把关。”我们一起带学生,一起评比赛,她常说:“戴老师,您教的不仅是技巧,更是对音乐的敬畏。”这份默契,让合作格外顺畅。

在萧山的声乐后辈里,马亚因的名字尤其响亮。她是颜莉亚的得意门生,天赋与努力都拔尖。1995年,在范国强的促成下,全国首届民族声乐艺术研讨会在萧山举行。当时马亚因正积极备考,颜莉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特意带她到之江度假村,请知名教授王炳锐老师听听她的演唱。马亚因一曲唱罢,王老师连连点头:“这孩子不错,谁教的?”我在一旁“隆重推荐”：“是这位颜莉亚老师的学生!”颜莉亚在一旁红了脸,眼里却闪着光。

1997年,马亚因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她是浙江音乐学院声歌系的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年,马亚因要去北京参加青歌赛决赛,放心不下手头的学生,便托付给我:“戴老师,您帮我带一个月课吧,他们就服您。”那一个月,我每周去杭师院,看着她的学生们,就像看到当年萧山文化馆里的那些年轻人。马亚因回来后,学生们说:“戴老师教的,和您说的一模一样!”她笑着说:“戴老师是我的老师和前辈,他最懂我啦。”

其实我懂的,是萧山这片土地上对音乐的执着。从史晓如的小提琴弦乐团,到马亚因的声乐课堂;从航民村的合唱队,到文化馆、少年宫的培训班,音乐的火种一直在传递。姚俊、陈祥云、颜莉亚、莫军、汪炳辉、范国强、陈晨、史晓如、吴慧芬、周金元、马亚因、吕薇、徐益欣、董雨鸿、毛建强、罗素霞、高辰……这些萧山声乐圈的名字,个个都带着对音乐的赤诚。

从上世纪80年代每周一次的声乐班,到90年代航民村的每月数趟;从少年宫的周末聚餐,到后来颜莉亚办班的次次到场,光是单程车程加起来,怕是能绕地球一圈。

“我和萧山真是有缘。”这份缘,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几十年的浸润。是姚俊递来的那杯热茶,是陈晨憨厚又真诚的笑容,是史晓如家饭桌上的那碗霉干菜扣肉,是马亚因获奖后第一时间打来的电话,是航民村村民合唱时眼里的光。

它藏在文化馆老楼的木纹里,浸在航民村的红汤河水里,飘在少年宫的琴声与歌声里,更刻在每一个与我相识的萧山人心里。他们尊重我,信赖我,把最真挚的情谊捧出来,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缘分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却能在岁月里酿成酒,越陈越香。

我与萧山有缘,这话我说得有底气。因为这份缘,早已不是简单的往来,而是生命里的一部分。只要萧山的歌声不停,这份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系原浙江歌舞团著名男高音、声乐教育家)

小辰光

■余观祥

母亲煮的薄荷茶

赤日流金,暑气如沸。何以消此暑热?思绪悠悠然飘回故园篱下,那紫绕齿颊、沁透心脾的薄荷清芬。

在故乡的寻常巷陌、田埂篱边,薄荷最是随遇而安。不择沃土瘠壤,只需阳光清露,便泼洒盎然绿意。我家门前小菜园篱笆一隅,便悄然簇拥一丛。早春料峭,泥土下已蕴生机。转瞬,嫩芽如碧星破土,不经意间已连缀成锦。

夏深时,叶片愈发丰盈。一枚枚椭圆碧玉,缀满枝茎,翠色欲滴。微风徐来,枝叶摇曳,绿浪翻涌,清冽幽远的暗香浮动,钻入鼻息,直抵肺腑,顿觉神清气朗。立秋前后,茎端悄然擎起淡紫色小花,细密如星,娇俏玲珑,恰是“薄荷花开蝶翅翻”的景致。

儿时乡野,薄荷以其“疏风散热,提神醒脑”的禀赋,成了乡亲祛暑安心的琼浆。酷暑“双抢”时节,天光渐亮,母亲便

起身踏入菜园,素手采下带露的薄荷嫩叶。洗净后,置于粗陶大水甃中,倾入滚烫开水。沸水激荡碧叶,蜷曲的叶脉舒展,渗出绿意,水色渐如盛满初春湖光。清涼香气随氤氲水汽袅袅升腾,深吸一口,涤荡心胸。

母亲出工前,必细心倒出一半薄荷茶于粗瓷大钵,留予家中嬉闹的我们解渴。接着,续满清冽天落水,提着这沉甸甸的清涼希望,走向烈日炙烤的田畈。骄阳似火,母亲、哥哥躬耕于稻浪间,汗如雨下,衣衫尽湿。树荫下小憩,母亲捧出水甃,倾注一大碗。哥哥接过,迫不及待仰颈豪饮,清冽琼浆带着酣畅凉意奔涌而下,瞬间驱散灼热,润泽喉咙,消解疲惫。片刻,力气便充盈四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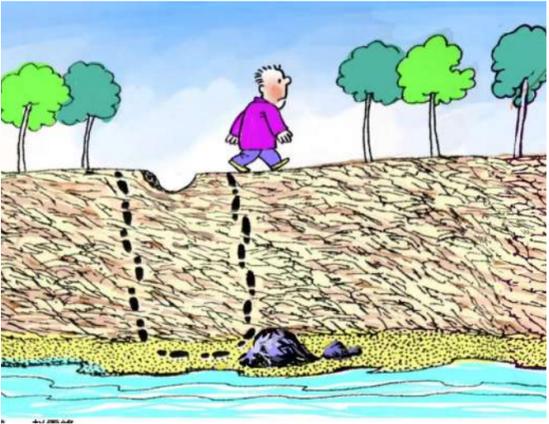
我的童年,更离不开这清冽滋养。闷热夏夜,邻里在道地竹榻上摇扇纳凉。母亲照例捧出浸润一日清芬的薄荷茶甃,置于板桌,供大家自由取饮,共享天然清涼。我也捧杯慢啜,让微辛带凉的琼浆在舌尖缠绵,香紫齿颊,如清泉润泽心田,凉意沁入肺腑,通体舒泰。最酣畅的,莫过于与伙伴野地疯跑,汗水浹背奔回家门,捧起早已凉透的一大碗,仰头一气灌下!霎时,汹涌清涼裹挟辛烈清香,自喉头倾泻直下,如冰河奔涌。凉意旋即向四肢百骸渗透,每一燥热毛孔如冰清露,倏然张开,郁积暑热烟消云散。这由内而外、透彻心扉的清涼与愉悦,妙不可言!

薄荷,这平凡的芳草,以其一缕清魂,贯穿我整个童年的盛夏。如今遥想,那因薄荷相伴而清涼通泰的童年夏光,岂止诗意?它分明是浸染草木清芬、流淌至亲温情,凝结时光琥珀的永恒画卷,在记忆长河里,永远碧波荡漾,清涼如初。

醉花阴

■赵雪峰

可笑的迂回



见坑躲坑,见石躲石,这是回避矛盾的表现。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而且不在少数。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我把一个人安排到河边,让他去堤岸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个小坑坑,他不想从坑上迈过去,于是宁可从堤岸上走下来舍近求远也不去碰坑,没想到走到下堤岸刚迈两步,又遇到一块石头,他不想从石头上跨过,急忙返身又走回堤岸上去。

这种行为在生活中并不鲜见,我们自己也可能办过这样的事。

平时遇到了矛盾,不是勇敢面对,化解矛盾解决困难,而是采取躲避将就的态度,其实这是惰性的反应,是自欺欺人的表现。困难与矛盾并不会由于你回避而减轻或消除,因为事实就在那里,你躲是躲不过去的,也许你这次绕了弯子,侥幸躲了过去,但由于矛盾没有解决,还会演化成更大的矛盾。

回到画面上看,假如堤上是一个大壕沟,下面是块巨石一时解决不了,绕一下也就算了。而我们的主角绕过的是个小浅坑、躲过是块小石头,只是两个小障碍。

生活中许多事情你也可以采取迂回的策略,这个不一定全是错的,但是遇到问题总是迂回,绕来绕去,距离你想要到达目标的时间只会越来越晚。

凡人脸

■傅志泰

老兵杨祖德

杨祖德老师是我同学的父亲,今年已经91岁了。以前我只知道杨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一把好手,直到我看到专为记录抗美援朝老兵的兵之初公益为他拍摄的专题视频,才了解到杨老师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杨老师16岁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毅然报名入朝参战。当时大部分战士不识字,有文化的杨老师就成了连队的一名文化教员。他拿起笔是教员,扛上枪就是战士。他最自豪的是以少胜多大败美军的丁字山战役。上甘岭战役后,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对峙阶段,美军为争夺阵地,每天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为避免在坑道生火做饭的炊烟被敌机发现暴露目标,战士们只能和着雪水嚼着冰冷的干粮充饥,许多战友身上都生满了冻疮。杨老师所在坑道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敌人妄想夺取这一阵地,在飞机掩护下,派出近千名的步兵进行强攻,他们还以为胜利在望,带着随军记者进行报道。但勇敢顽强的志愿军战士,发扬不怕死的精神,硬是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做到人在阵地在,最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56年,杨老师从部队转业,本来是安排到银行工作的,但部队教员的经历让他深深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育人先育己,他觉得给学生上一堂课,也是对自己一次再学习再提升的机会。后来杨老师如愿分配到山东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几年后又调回萧山,先后在当地的两所高中教书,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1984年,年过半百的杨老师,又应聘到江西一所部队院校教书,直至退休回到家乡。

在杨老师家的相册里,有一张杨老师七十岁时精神抖擞登山的照片,旁边有他的《七十抒怀》自题诗,“五十年前少年狂,投笔从戎去异邦。连天炮火忘生死,保家卫国斗志昂。男儿自立壮士志,岁月无情两鬓霜。一生求知无懈怠,学业犹须勉儿郎”。这是杨老师对自己的豪情壮志和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杨老师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又有桃李满天下的默默耕耘。他的家国情怀和好学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下一代。

亲情树

■金佳萍

女儿在建德等待

周五,傍晚7点,接上女婿,出发去建德。女儿下午2点17分已抵达严州古城,这是她外出的第六天了,拖着深深的疲惫,带着沉沉的行李。

杭州的天黑得早,何况邂逅的又是台风天气。我们是出了隧道才驶进雨幕的,是那种无边无际、苍茫茫的夜雨。雨刮器使出浑身解数,前挡风玻璃却还是无一刻清宁,只好把车速缓缓降下来。

行驶的车辆,差不多都在缓慢前行,偶有超车的,便算得上是“勇士”了。7点45分,到达杭州南。

我坐在车上,两旁行道树只看得见黛色的轮廓,恰似延绵起伏的黛色山峦。谜一样的白色雾气,浓一阵、淡一阵,看似轻盈,像纱幔在空中飞舞,却又无比沉重——炸裂在前挡风玻璃上的雨点,每一颗都露出狰狞的面目。还像什么呢?——再次把目光投向更远处,想到了佛祖的五指山,层层叠叠地压过来,仅给人留下微小的喘息空间。路上的车辆,哪个不是蹦跶的孙猴子呢?想要冲出这重围,那实在是妄想了。

黑压压笨拙的大货车,底下轮胎众多,每个轮胎下方都装着灯。橘红的灯光射出静谧光束,车轮声嘶力竭地向前滚动,被碾踏、撕碎的雨水疯狂缠绕、扑跳、飞溅,那形态感觉已不再是水,而是烟——对,是浓烟。每一个车轮都仿佛在喷吐着滚滚浓烟,在湿透的路面上翻腾。跟着大货车是危险的,超车的那几秒,一种沉沉的压迫感直抵心窝,加之前方浓云压境,车身颠簸,竟很有几分飞机穿越云层时的震颤与飘忽。

晚上9点30分,抵达梅城。整座小城浸润在一片雨后特有的清涼与宁静之中。明知孩子平安,那莫名的担忧,却依旧如藤蔓般盘踞在壁壁幽暗处,无法突围。辛苦开了一路车的亲家母也终于松了口气,她摇下车窗,雨后空气清新舒爽,涌入车厢。然后她下车,紧紧拥抱住等候多时的儿媳,心疼孩子大半天的孤身等待。

10点,终于抵达目的地——隐在深山谷涧中的女婿外祖家。此地隔断尘嚣,俨然世外桃源。夜色温柔,灯火可亲。

尖尖角

■谈思圻

阿玉带来的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是小乌龟——阿玉。

阿玉长得漂亮又秀气,墨绿色 的龟壳碧玉般清脆透亮,青绿色的小脑袋上顶着一对黑豆似的小眼睛,太阳照在阿玉的身上,他就浑身都是金色的了。

阿玉是个贪吃的龟,当然也很挑食,即使你把再上等的龟食摆在它面前,它也只会扭过头,用前腿半好奇半嫌弃地擦一下碗沿,然后别过脸去,好像在说不合格。只有在冷水里泡过的生菜才合它的心意,于是便一改往日慢吞吞的步伐,三步并作两步冲到玻璃板前。看着一大片白花花 的生菜降落在面前,便大口大口咀嚼起来。

阿玉也是一只倔强的龟,一次妈妈买来一大盒龟饲料压在手上半年,任性的阿玉就是不愿入口,心软的我只好给他带“独食”。见饲料就要过期了,妈妈急得直跳脚喊道:“饲料都要坏了,这可是进口的不便宜,以后你不许给他吃菜,由我喂他饲料。”一连几周,妈妈都只给阿玉喂饲料,从小娇生惯养的阿玉,怎么受得了这般虐待,在吃饲料的第2个周末,阿玉发起了一场绝食抗议。

阿玉直接绝食了三天,第三天下午妈妈去喂他时发现饲料盒里满满当当。阿玉在一旁,黑豆似的眼睛瞪得溜圆,四脚叉开,头抬得高高的,一副决一死战的样子。妈妈见状虽心有怜惜,但为保护自己的颜面和钱财,只好抄起盛龟饲料的小勺子,对准阿玉气势汹汹地喊:“阿玉,我忍无可忍了,你若真不想吃就算啦。这可是进口的饲料,天天和我们抢菜叶吃,这算哪门子事?”

这可激怒了阿玉,他用力地用双脚扒着玻璃门,推着顶着,终于推开了一条缝。妈妈不屑一顾地往外走,这时阿玉竟一改往日的文静缓慢,如一支火箭一样向妈妈扑去,顺势趴在了她的脚上。妈妈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用手去抓阿玉,可阿玉竟将头缩进壳里,妈妈一下子抓空摔在了地毯上。阿玉聪明地躲在了柜子里,妈妈又抓,不仅摔得更惨,还让书柜上的书都砸了下来,彻底抓不来了。

这时阿玉从柜底钻出,挑衅地向妈妈摇了摇墨绿的小尾巴,一脸得意的神情,嘴角上扬,大摇大摆地走向厨房,将盘中的生菜吃完后,又望了一眼正收拾书本的妈妈,默默走向阳台。转眼间又将妈妈种的盆栽洗劫一空,能吃的的话吃进肚里,就算不能吃也东一脚西一脚,弄得枝折花落。望见妈妈惊讶又咬牙切齿的表情,我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妈妈直摇头也哈哈大笑。这样一只让人又爱又恨的小乌龟给我们一家带来了不少快乐呢!

(作者系金山小学506班学生)